

边地生态放歌——论高宝军边地散文的自然书写

安 格

文学院 拉萨 850000

摘 要:生态散文是描摹自然生态景观,守护自然万物生命,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理念的散文作品。作家高宝军关于青藏高原叙述的散文作品中,多以人文地理和乡土人情的散文著称,他以援藏干部的身份,踏进青藏高原这片热土,在开展工作和生活之余走遍了阿里地区,在深入、广泛地接触了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之后,以行走和现场写作的方式,用唯美的笔调叙述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人,社会和自然血肉相连的伦理,这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启示及反思意义。

关键词:高宝军;边地散文;自然书写

Frontier Ecology Singing: On the Natural Writing of Gao Baojun's Frontier Prose

Ge 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hasa, 850000

Abstract: Ecological prose is a prose work that describe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 protects the life of all things in nature, and expresses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riter Gao Baojun's prose works on Tibet narrative are mostly known for his prose on human geography and local customs. He steps into the hot land of Tibet as a cadre of Aid to Tibet, and travels around Ali region in his spare time after work and life. After in-depth and extensive contact with Tibet's unique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 in the way of walking and writing on the spot, he narrates the ethics of flesh and blood among people, society and nature in the roof of the world – Tibet, which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and reflection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Gao Baojun; Frontier prose; Natural writing

1 引言

新时期以来至今,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开始慢慢兴起成长。如湛容的《死河》、刘庆邦的《红煤》、阿来的《云中记》、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等。而生态散文作为生态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逐渐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股势头。青藏高原,自古以来以丰富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绮丽灿烂的自然风光闻名,不仅是安妥个人生命的摇篮,更是滋润艺术家灵感的圣地,对于作家高宝军来说也是如此,诸多青藏高原上地域色彩浓厚的一草一木和一家一户的和谐故事,在作家高宝军平静舒缓的生态散文体系中都有所呈现。

2 高宝军边地散文的写作特色

高宝军时常把普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一次访谈中,作者提到,在普兰找到了对陕北老家见惯了的许多东西的全新诠释,作者自己觉得不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像回到了黄河文明的同年,回到了陕北的从前。从作者自己内心话语的深露中不难看出,在藏地宁静的生活中,作者感知到了源于大自然的静谧,精神找到了栖居之所。可以说,青藏高原,是他继浑厚、淳朴、雄壮的大美家乡陕北的又一心灵和精神净土,也是他“诗性”和“大美”的陕北散文体系的又一延续,在

这真情实感的生活经历中,万物有灵说和泛生命意识不断塑造了作者的诗性气质,这也是引发作者进行生态写作的重要溯源。

高保军有关对青藏高原上自然生灵的倾听,领悟和高歌的散文,如:《阿里组曲》《藏西笔记》《阿里的动物们》等,他的笔触间时常萦绕着原生态的气息,这是源自大自然的语言赋予他的文字以诗性的魅力。在作家高宝军独特的“诗”性语言下,藏西世界的诗情画意诠释了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没有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与生态伦理的激烈冲突,人们自觉的遵守着朴素的生态思想,维系着高原上的生态平衡。作者坚信,万物都有生命,自然与人一样有着灵气,思维和情感。

在散文《雨中阿里》中,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两只朱雀在丛林间跳跃,张开翅膀,让雨淋,然后兴奋地叫几嗓子,把自己的喜悦心情传递给人们。一个小娃娃甩开了母亲的手,快步跑入了水沟中用脚踩踏,当母亲的准备制止又没有制止,微笑着站在边上观看,大概觉得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一下大自然也不是什么坏事。”这里的小孩和母亲具有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观而回归到大自然的生态伦理色彩,甘当自然之子的形象完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伦理。

《玛旁雍措的鱼和鸟》中,作者在玛旁雍措边上看鸟,这些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很有亲和力,当

作者简介:

安格,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他们的车靠近这些鸟时，它们却表现出车近不惊，人到不理的感觉。不论是成群结队的斑头雁，不管是在半空中盘旋的棕头鸥，还是在地上游荡的黑颈鹤，一律都是一副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样子。更令作者感到吃惊的是它们会主动与人交流，比如拍照时，它们会摆出架势给人做造型。最后当作者驱车离开时，它们还绕着车子像挽留，又像是送行。一幅欢乐和美的“田园”景象跃然纸上，亲切温和的鸟具有童话般的色彩，人与自然都诗意栖居在这充满生机的藏地空间，显然这是作者站在生态伦理的立场给予藏地生灵的生命价值，是对自然界语言的倾听和领悟。

在《牧民夫妇和小藏羚羊的故事》一篇中，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关于霍尔乡羚羊坡的故事。故事是围绕着一对牧民夫妇和一对小藏羚羊展开的。老牧民泽琼在野外意外的发现了一对小藏羚羊，在寒风凛冽的天气中，两只小藏羚羊深陷身体虚弱和环境恶劣的困境。面对这样一对可怜的小藏羚羊，牧民心生怜悯之心，在生命垂危的绝望边缘挽救了两条生命。后来在起起落落的故事进展中，显现了老牧民夫妇真、善、美的美好品质和“生命平等”的可贵思想理念。从老俩口因为两只小藏羚羊的加入，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这件事上不难看出藏地的人与自然朴素的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在作品中，老牧民因为见不到小藏羚羊而寝食难安，最终在寻找小藏羚羊的这条路上寿终正寝；而等老牧民夫妇都安然离开人世，被送往火葬场的途中，山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藏羚羊，此时，大家都说，那是被老牧民拯救过的小藏羚羊的亲友，它们是来为恩人送行。在这里，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高度的现代意义，虽然传说不一定有真实性，然而人们心中崇尚自然、敬仰生命的“万物平等”的现代生态意识萌芽，生根以及其哲理的启示和反思意义有了最终旨归。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毫无费力地感知到，作者在隐约之中借助故事来对文明世界自然与人类和谐关系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它翻越了对环境问题直接痛诉的单一维度，而是凭借文本故事纵深的思考空间给予读者和世界静谧、祥和的体验感和启示，以及对构建人与自然原初和谐关系的热望。

“自然叙事”是高宝军关于藏地散文的一大鲜明特色，在作者藏西散文体系中，没有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与生态伦理的激烈冲突，人们自觉的遵守着朴素的生态思想，维系着高原上的生态平衡。作者坚信，万物都有生命，自然与人一样有着灵气，思维和情感。他的语言贯通了人情美、社会美、自然美的藏地地理空间。

3 边地社会文化语境下审美意蕴的生成

高宝军以援藏干部的身份踏进了青藏高原这片热土。实现了由“他者”向“自我”的身份转换，他不再是观察者，而完全深入了基层生活，聚焦藏西，在对地方经验生活的书写中，呈现了青藏高原的历史和现实，人文

与自然，特别是对藏西的“深描”中，带有深厚的审美意蕴。

在这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藏地独特的审美元素形成了一套审美体系，它们在作家高宝军的情感和感知中得到了“完善”。这些源自具藏地的符号风物，带着跃动的生命意象和独特的美感在高宝军散文里的字里行间自由行走，赋予高宝军的文字以浓郁的自然魅力。

在高宝军的诸多散文篇目中，仿佛在青藏高原上的自然万物中可感悟到生生不息的生命意义和万物有灵的奥妙。作者在《阿里看云》的开篇就写到：“阿里，有天上人间之美誉，以藏西秘境而著称。这个神秘的地方，自然景观让人销魂，风土人情使人忘情。”在文中，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汇来对阿里的云进行了诗意的抒写。

“阿里的云之所以这么白，是因为她们是雪山的雪染成的，是圣湖的水洗过的，是鲜纯的牛奶泡出的，是酥油茶的香味熏白的。加上透明的阳光照射，浩瀚的蓝天映衬，广袤的草原铺垫，她不白才怪了。”这种物我亲密的体验感使作者一身浮躁和疲劳、一切惆怅和烦恼完全被这沁人心脾的云洗涤洁净，使作者的身心得到了休憩与舒适，领悟到了自然对人灵魂的净化作用。而这千姿百态，时而飘逸，时而婀娜，时而雄伟的云，作者有言翻尽唐诗宋词，查尽楚辞汉赋，都找不出一篇描写阿里的云的章句。作者对青藏高原的天、青藏高原的山、青藏高原的云、青藏高原的水、青藏高原的空气加以“外聚焦”式的诗性赞美，对于作者来说，青藏高原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地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了文化意义的心灵高地和精神领域。

在作者的笔触间，以绘作者心灵和精神、给予作者思想的启迪和振奋的生态盛景清晰可见，作者在不断地认知这些自然风土和进行细腻地勾勒过程中领悟和洞察到了自然的节奏、韵律、色彩情感，达到了完美的情感互通和精神交流，并将流泻在笔端。因而才能生成和大地泥土一样粘人、灵动的文字。

在中西方文学发展进程中，意象作为文学审美范畴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作者的援藏手记和生活实录中，一幅幅富有辨识力的藏地图景构成了散文的主要意象，这些作者情感、理念、意识赋予的可感事物的审美元素，因作者的双重身份：公职人员与作家而同时具有了科学角度上的严谨性和文学层面的抒情性和艺术性，是理性和感性的完美融合。这不仅是作者内在审美的具体体现，也是作者情怀和精神的外在表现。在特定的藏地文化语境下，作者通过比喻、拟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具体物象升华到了理想的审美范畴，生成了作者自己深透的边地生态话语和藏地的审美意蕴，给读者带来了视角上的冲击、精神上的洗礼，以及美的享受。

4 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理念的诗性叙述

生态文学作品常常以自然、社会和精神为三维空间

进行审美抒写。我国生态文学研究者王诺曾给生态文学这样定义过：“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归结起来，生态文学就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可以看出，生态文学的发展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生态文学的崛起，生态散文也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精神。特别是在当代散文家的“诗性”的话语中，作家们将“在现场”的生态体验转换成了“诗性”的生态话语表达和抒写。海德格尔曾表示，语言发源于更为本源的“诗”，在“诗”的源发场域中，天、地、人、神四重根共同参与，构成了一个生气氤氲、情韵丰沛的意蕴世界。海德格尔关于“诗”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高宝军生态话语和文学话语共同构成诗性表达的视角。

在《藏西笔记》的《无人区》一篇中，作者敏锐地发现藏野驴不仅不太怕人，成群成群地在草地上游荡，或吃草撒欢，或平躺着打滚儿，见车子驶来，向远处跑几步继续撒欢打滚儿。作者在藏西见证了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可能性：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高宝军对生态伦理的重新厘定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歌咏。

在本辑《牧村雪晨》中，作者还描写到了在吉让村一户农家看到的一幕：“一户人家垛青稞草的场院上，主人扫开了一块空地喂鸡，鸡来了，麻雀也来了，主人也不撵赶，家的野的一起喂。”在青藏高原，在藏西，在阿里，到处都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和谐乐园，这样的和美景象昭示着人与自然人高度的“命运共同体”，自然哺育了人类，人类也在敬畏着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作者高宝军在藏地以富有诗意的笔触描写了大自然的灵性，其作品中对自然叙事的集中书写，使得作品中心灵与自然高度默契感的生态内涵和意蕴主题得到了彰显。在作家高宝军独特的“诗”性语言下，藏西世界的诗情画意诠释了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他坚信，万物都有生命，自然与人一样有着灵气，思维和情感。

青藏高原，高宝军继浑厚、淳朴、雄壮的大美家乡

陕北的又一心灵和精神的栖居之所，在这真情实感的生活经历中，万物有灵说和泛生命意识不断塑造了作者的诗性气质，这也是引发作者进行生态写作的重要溯源，但有别于生态作家的是，高宝军没有进行赤裸裸的生态宣言，而是基于健康、优美的生态伦理，用温情的文字建构起了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理念。

5 结语

高宝军到藏区任职时，已人到中年，在这个年龄段所体现出的自然是一种淡定从容的人生境界，而他的边地散文叙事中自然美、风景美、人情美的自然意蕴和审美意识不无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牵涉。

高宝军的散文有别于其他生态作家的散文作品，他以大自然的呵护者和瞭望者的姿态和家园意识，对自然的诗性描写，表达了对藏地万物的理性感知和真情感悟。同时，作者基于生态平衡的理念，对藏地审美空间内人、社会、自然相互依存的内在机理的良性发展的赞美，唤醒人与自然最初和谐的记忆，对于共建“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理念的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2] 欧阳澜,汪树东.生态·边地·乡土-雷鸣的当代文学研究评述[J].文艺论坛,2021.
- [3] 雷鸣.论生态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及意义[J].文艺论坛,2021.08.01.
- [4] 刘栋.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0.07.01.
- [5] 李贵云,李瑜,高宝军.一个陕北汉子的普兰情怀-访援藏干部、普兰县委书记高宝军[J].陕西画报,2015.8.15.
- [6] 许宝丹.新时期以来边地小说的审美文化视域及其当代启示-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读本》[J].中国教育学刊,2021.07.10.
- [7] 余忠淑.阿来作品的生态审美三维透视[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1.2.15.
- [8] 龙其林.自然诗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